

乡村，那些远去的记忆

□周菊文/图

在乡村，许多平常百姓家曾经有过必不可少的物件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岁月的流逝，如今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走出了我们的视线。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有我们快乐的童年趣事，也是远离乡村的我们永不能忘怀的浓浓的乡愁。

石磨



20世纪80年代，乡村的很多地方没有电，磨坊更是寥寥无几。记得当时我们家磨面的工具，只有石磨。

手工做的石磨大多是青色的，从榫子凿出的纹路是否整齐，就能看出制作石磨的师傅技艺的高低。石磨的制作是用那种石质坚硬结实、不易风化的石料，颜色白中带青的泛着幽光的石头，做成上下两扇，阴阳两面咬合，中间凿个洞，用木楔连接起来。小磨不用凿通，中间凿通的位置就是添料口，下边是磨盘，上边的一扇外缘上下居中的位置凿一个孔，插上一个倒“7”字形的木头把手，小磨直接推动把手转动。大磨也是上下两扇，下扇不用做磨盘，下边用簸箕接磨好的面即可。不过中间的洞是凿空的，除了木楔带动下两扇转动外，大磨的规格更大一点，石头更重，一个人根本无法推动，于是将上扇的石头在对角线处凿空两个洞，用一根按照石磨比例打好三个洞的木头穿过石磨的对角线那两个洞，木头上的三个洞分别有用处，中间的一个洞用来穿木楔，将石磨固定；两边的两个洞在石磨外缘，用来挂推动石磨转动的“磨担担”。就是用“7”字形木头插在石磨外的两个洞中的任意一个，不过这个把手不是倒的，而是将短的一端插入石磨的洞里，长的一端要长一点，用一根扣洞的木头和“7”字长的一端连接起来，够三个人并排放手推动把手，把手两头用结实的绳子拴起来，挂在石磨顶适当位置。这样，几个人合作，一个人添料，

另外的人推动石磨，依靠一推一拉的“平动转动”带动石磨运转来磨面。

大磨通常用来磨面，比如玉米面、魔芋面等；自己添料自己推动的则是小磨，通常用来磨浆，比如磨豆浆。

磨面的时候，通常安排力气最小的人添料，另外的人一起推动大石磨，别看那个很普通的操作，是需要技巧的。添料的人要把握好时机，等这圈刚好通过的间歇，赶紧用勺子将玉米或者魔芋片放进石磨中间那个添料孔，要眼疾手快，动作慢一点，就会被“把手”撞到添料人的手。如果添料人总是出错，推动把手的几个人只能放缓速度或者停下来，就会增加整个磨面的时间。

那时，小磨和大磨都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。因为要选到好石头，要请石匠帮忙打造成石磨，请左邻右舍帮忙抬回家里安好，然后才能用。而这些都是要花人力和物力的。所以，在没有大磨的时候，需要磨面就只有背到有大磨的人家去推磨，如果人手不够的话，主人家还会来人帮忙，这也是乡邻间互帮互助的体现。小磨上也是可以磨面的，不过太小了，往往需要磨两到三次才够一家人一周左右的口粮，还是大磨来得更快些，就是一个人无法完成。

记得父母是怎样添置的小磨和大磨，只记得幼年时帮家里磨面的情形。石磨，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件。后来，随着生产队自筹资金修了小水电站，家里用上了电灯，照明问题得到了改善，家里条件好点的添置了电动磨面机，因为小水电站发电不够用，负荷大了带不动磨面机，往往都是大家商量了调节用电时间。直到后来农村电网改造后，各式的家电陆续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那种电动磨面机用途多，磨面和打浆都可以，方便好用，一个人就能操作，大大减轻了劳动量。

那以后，乡亲们也就不再去使用那笨重的石磨了。

圆珠笔芯和水泥袋纸本子

说起这两样东西，现在的人知道的恐怕都很少。

其实，这两样都是学习用品，一个是笔，一个是本子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买东西只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供销社。小地方的供销社只有几样生活必需品，而大一点的地方，供销社的东西种类就要多一些。记得，小时候听见有句山歌唱的：妹妹生得标又标，身上擦的雪花膏。这里所说的雪花膏就是当时的奢侈品，一般人是望而却步的。

当时，我们大队（也就是现在的村）的供销社里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很想要的。比如，一角钱10颗的水果糖、五分钱一张的白报纸、裁开用针线钉起来光溜顺滑的本子、一块钱左右的一瓶墨水、水笔（钢笔）……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每次到供销社，都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纸看了又看，可是更多的时候是买不起。那时候，因为还不太会写字，而且通常会写

错，所以老师要求用铅笔，我们差不多每个学期买一支铅笔，用完了如果家里有钱就买，父母会尽最大可能满足我们的学习需要，偶尔也会借同学的来写。后来不需要用铅笔了，可以用钢笔和圆珠笔，有钱人家的孩子用钢笔，看着墨水一点点干去，总是让买不起圆珠笔的我们羡慕，我们写字用的是一角钱一支的圆珠笔芯，锯一截和圆珠笔芯差不多长的细竹筒，将一头的竹节疙瘩留起，另外一头空的插入笔芯，这样一支笔就做成了。就这样一支笔，差不多够用一个半学期。后来，父母省吃俭用总算给我们买上了钢笔和墨水，我和弟弟都很节俭，我们合用一瓶墨水，每天带着去学校，放学再拿回家来，他要加墨水的时候过来找我。记得有一次，半路上不知道谁的主意，便将墨水藏在路边的一个土洞里，那天回到家里都很忐忑，魂不守舍，父母问怎么了也不敢说，直到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找到那瓶墨水才放下心来。

水泥袋本子，就是用包装水泥的牛皮

纸口袋，剪裁后装订成的本子。小学的时候，五分钱一张的白纸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价格，父亲便找来包水泥的纸袋，抖去水泥灰后裁开，给我和弟弟用线钉起来做成本子，虽然粗糙，可是比起没有本子做作业，我和弟弟还是很开心的。现在都能记得那种深灰色的本子，我们用来抄写词语解释、做作业，用钢笔写字，刚好遇到水泥侵蚀过的地方，就会让墨水沁进去，因为用这样的本子交作业，还被家境好的同学笑话。

后来，用过很多的本子和笔，有纸张好的本子和更小巧美观的笔，可是在心里留下烙印的，还是只有小时候用过的圆珠笔芯和水泥袋本子，让我更难以忘怀。

童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，总是和这些老物件关联着，但是这些老物件正在逐步淡出我们的生活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，这些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，现在的人再也不会去使用了，更不可能去经历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了，不过这些物品也曾造福了很多人，也是历史进程中必经的岁月。

煤油灯



煤油灯，顾名思义就是用煤油作燃料照明的灯具。大体分为在家里照明的煤油灯和可以在野外用的马灯两种。

那些年，因为家贫，特别羡慕那些家里可以任意点煤油灯的人家，因为孩子可以在煤油灯下看“小画书”，女孩子可以做鞋垫、纳鞋底，而我们家因为条件不好需要节约用煤油，在大家忙完家务后，便催促我们赶紧洗脚睡觉。那时候，我想方法借来的“小画书”，只能在课余、周末放牛时或者忙完家务活之后见缝插针去看，然后沉浸

在“小画书”带给我的美好世界里。

家里用的煤油灯，通常是用我们的墨水瓶制作的。墨水瓶里的墨水用完后洗干净，在瓶盖上钻一个小孔，插上一节空心的、四五厘米长的铁皮小管子，管子里边穿一根捻好的棉线作灯芯，然后将煤油倒在瓶子里，煤油浸透灯芯就可以点燃。在给墨水瓶钻孔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如果钻破了就用不成了，如果钻大了会漏煤油，所以最好先钻小一点，用装灯芯的管子去试，如果小了再钻大些。家里的煤油稍微宽裕一些的时候，父母是不介意我们将灯芯多拨一点出来的，灯芯长些，灯光可以照亮的地方就大一点，也更明亮一点。如果家里的煤油快要用完了，而买煤油的钱还没有着落的时候，看见我们拨长的灯芯，是被父亲责怪，轻则用眼光横我们一眼，重则呵斥我们赶紧将灯芯拨短一点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，一个酒瓶子装的煤油还得凭票供应，都不是想用就用得起的。

这种家里照明的、墨水瓶做的煤油灯

是不防风的，在起风的时候，风会从门缝灌进来，所以还得将煤油灯放在背风的地方。当然也有防风的煤油灯，洋气的煤油灯座，灯座可以装油，灯芯也是特制的棉线，从装煤油的地方安上灯芯，还有一个玻璃的灯罩罩在火苗上，但是这个也有弱点，不能摔在地上，打倒煤油是小事，如果灯罩摔坏了，也就没有防风的效果了。

还有一种是马灯。马灯的设计更为合理，圆鼓鼓的灯罩更大，还设计了可以提着走路的把手。在我们家还没有买马灯的时候，我们到屋外上厕所可都是用竹子点燃的火把照着去的，一个人照着火把，一个人去厕所上完了，然后轮换另外一个人打火把照亮。有了马灯以后，一个人提着马灯就可以去厕所了。

那时候，家里买得起马灯和有灯罩煤油灯的人家是不多的。从我记事起，到上中学之后的十多年里，家里通常都是墨水瓶的煤油灯。那盏小小的煤油灯，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，一直到今天，那盏小小的煤油灯，依然点燃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火塘 梭钩 吊锅



火塘、梭钩、吊锅——能看懂这三个词语的，大部分都是在冷凉地区生活过的人。在乡村，特别是在冷凉地区，这是人们日常做饭最常用的三件套。因为乌蒙山区海拔1200米以上，气候寒冷，在家里坐着都会感觉到冷，几乎每户人家堂屋的角落，都有一个方方的火塘。火塘的大小根据堂屋的宽窄而定，房间大的挖大点，四周用石板嵌平，石板宽点显得霸气。火塘边的石板打扫干净后通常用来放烧柴。要不了几天，火塘里便满是白白细细的柴灰，这些柴灰和农家肥混合后，是来年种地上好的肥料。

为了备足家里一年的烧柴，每年腊月，家里都要趁山林里的树木落叶的时候，按计划准备一些烧柴，等水分挥发一段时间，干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请人帮忙运回家里，大根的棒棒柴和细枝末节的毛柴，分类堆放。刚运回来的时候，房前屋后，到处都堆满了柴，有羊咪咪、马桑树、救军粮等，还有些我甚至叫不出来名字的木柴。这些木柴，大多都是在火塘里烧完的，因为家里的灶头太大，只有人或者需要煮“大家伙”的时候，比如煮猪脑壳，或者做豆腐等，才去灶头上煮。

火塘，除了供一家人取暖之外，还

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用途就是煮饭，为了方便在烤火的同时也能做饭，便有了梭钩和吊锅的配套使用。梭钩和吊锅的样式，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，我也是需要仔细回忆才能想起。梭钩，是当地的铁匠制作的，用两根钢筋制作，一根用来挂在家里的房梁上，另外一根用来挂吊锅。中间的卡扣就是铁匠将钢筋烧红后加工的，可以将两根钢筋连接并且可以上下滑动，用于升高或降低吊锅与火苗的位置。吊锅，是从市场或者供销社买来的，那是厂家制作时就带挂钩的，大概就是一个圆圆鼓鼓的翻砂铁锅，两边留有两只“耳朵”，用一个把手穿过“耳朵”后固定起来，就可以挂在梭钩上煮饭了，吊锅炖肉是最香的。为了方便在火塘上做饭，也方便没有挂钩的锅，还发明了一种叫作“三脚”的用具，其实后来想起来，这是根据三角形原理制作的，先用一根钢筋加工成一个圆环，然后再用三根相同长短的钢筋焊接在圆环上，脚安在火塘里，在圆环上放锅。三脚也有许多弊端，不能升高降低，影响添加木柴，也容易打翻锅。所以，大家更喜欢使用梭钩和吊锅。

火塘、梭钩、吊锅，是乡村冷凉地区群众生活必备的“三件套”。当然，这是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很大一部分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现代人不喜欢木柴，因为烧柴会产生柴灰，添火会弄脏衣服等，做饭也很少使用吊锅，因为有了更加干净卫生的电饭煲、电磁炉等做饭炊具，烤火也有了烤火器、电暖炉、空调等替代品。但家有老人，还是习惯用柴火取暖，像我们这些离开老家的人，依然很向往家里的那一堆过年烧得旺旺的柴疙瘩火，向往烧洋芋和烧苞谷那种久远的清香……睡梦中常常会不自觉入梦而来的黑漆漆的吊锅，以及那些再也不可能重来的童年岁月。

竹编



说起竹编，农村人家用的背篋、撮箕、簸箕这些竹制品，都是手工编制的。

那些年，家里的用具基本都是父亲编制的竹编。在乡下，如果家里的当家男人是会竹编的，那么就能省下许多买这些用具的钱。那时，很多人的房前屋后大多都栽有竹子，我知道的有金竹、水竹和茨竹等几种。竹编背篋和撮箕的技术含量低一点，很多人都会，只要家里栽有竹子的都会少会一点，不会编背篋的，至少都会编撮箕，而编簸箕和沥水用的笊箕，还有皮背篋这些，是需要有技术的师傅才能做到，大家称之为篋匠。那些对竹材的选材和制作，都需要极其严格的把控才可以做到，所以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而那些会篋匠技艺的师傅，也多是帮人编或编了出售而谋生的。

那些年，我家房子后面，不知父亲什么时候栽下的金竹，在我们懂事后才长成了一片竹林。竹子长得很快，总是往旁边伯娘家地里疯长，伯娘总是嚷嚷着去砍疯长过去的竹根。父亲说，砍它做啥子嘛，等它长在你家地头就是你家的竹子，你以后要用也方便。可是伯娘为了多种点庄稼，总是骂骂咧咧地砍去竹根，后来父亲也就随她去了。

家里农活忙完后，父亲通常会砍来几根竹子，开始编背篋。我们吵吵着要和父亲一起去砍竹子的时候，父亲磨不过我们，让我们跟着去了，但是他让我们进竹林的，说

里边有以前砍了竹子的竹兜尖在竹叶下边盖着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踩到，有可能将我们的脚板连着鞋子一起刺穿，吓得我们不敢进竹林，只好乖乖待在竹林边上，等父亲砍完竹子后，抢着帮他拿刀，跟在他后面回家。

我们盯着父亲麻利地操作。父亲将砍来的竹子再次修枝，将那些长竹节的地方再次清理光滑，为了后边的篋片更整洁，更为了在操作中那些竹节疙瘩不戳到手，这个过程，父亲做得很认真。接着是将竹子切成自己需要的尺码，将多余的部分用锯子锯掉，接下来就是将竹子剖开，横竖剖一刀后，用一个十字形的木方卡进去，用刀背敲着往下剖开，这操作比自己用刀直接剖要省力很多，并且也能达到后期对篋片的要求。一根竹子剖成四片后，再根据需要将竹片剖小，可以一次性剖够竹片，也可以剖了一些先用着，不够再剖，剖好竹片后就是起篋片。竹子分青篋和黄篋两种，青篋是竹材中的主料，因为青篋有韧性，而黄篋很脆，只能用作辅料，没有韧性稍微用力就断了，用不了的只能用来烧火，也算是废物利用了。

处理好篋片后，父亲开始起底，就是计划要制作背篋的大小。起底很重要，如果想背篋小一点，起底的时候就少用一些篋片，如果想要背篋大一点就多用些篋片。看见篋片在父亲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，三下五除二纵横交错操作一番后，父亲再将那些篋片卷起来，收拢后用一根绳子捆住，一个背篋底就有雏形了，然后父亲将这些起底的青篋作为经线，用几根黄篋作为纬线，将青篋交叉后插入黄篋隔片，然后再次交叉，再用黄篋隔片，这样操作几轮后，背篋也达到了需要的高度。然后就是给背篋收口，为了背篋的使用寿命，收口维度用青篋片，将所有经度交叉的青篋片，用刀削尖到相同的长度后，用相同的手法倒插回去，直到末端没人篋片中间看不到痕迹。

背篋做好后，还有一道工序，那就是给背篋做一个可以装绳索的地方，这个也是有讲究的，需要在背篋的两面找平整的一面做背篋，在背篋口下边的缝隙居中的位置，找到两个宽些的孔穿入篋片，绑紧一个早就准备好的、砍好两个孔洞的一块木头，捆好后将背篋穿入这两个孔洞里，然后用一根木棒起来固定，另一端在兜底打两个孔穿在底部。背篋还有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帮忙固定背篋里装的高出背篋的东西。背篋需要穿出去背篋底，然后从另外一面穿出来，再接两根绳子，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捆了吊在背篋后边，要用的时候解开即可，很方便。

父亲编好一个背篋后，喊我们拖在一边去放好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耽误的话，父亲一天可能会编好一大一小两个背篋，如果实在做不完的，只好先收起来，过后找时间再去完成，不过不能放久了，如果等篋片干了之后就不好编制了，因为干了后的篋片可塑性会差很多，做好的成品也不美观。

那些年，父亲会编背篋和撮箕，除了够家用外，父亲也会将背篋拿到街上去卖。记得当时卖五六块钱一个，最好的时候卖过八块钱一个，但是那样的时候不多，因为大家都没有钱，家里的东西都是要用到实在用不得了才去换新的。这都是我在上小学那年的事情了。后来我上了中学，家里的开销增大，父亲的心里，装满了我们上学的费用，他编背篋卖了几块钱，远远不够我动辄上百元的学费、生活费了，父亲便外出打工，成了我们老家最早的打工仔，去昆明的工地上挣钱给我上学了。

后来，市面上有了很多塑料制品，也有了塑料背篋的出现。这个比竹背篋更受人们的青睐，虽然它可以装水、背粪上坡都不会漏，但我依然怀念父亲编的竹背篋，还有父亲就着煤油灯在灯下编背篋的那些过往岁月。



云上之路尖山包一级公路旁美丽的村庄。 柴俊峰 摄